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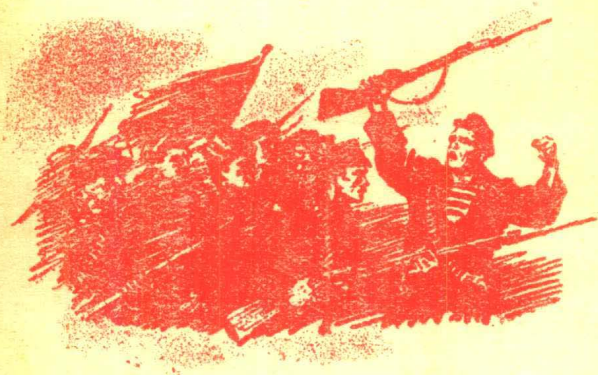
著夫葉利維薩
譯貞徒司

宮冬打攻

行印社版出年青

攻 打 冬 宮

薩 維 利 葉 夫 著
司 徒 貞 譯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

Л. САВЕЛЬЕВ
ШТУРМ ЗИМНЕГО

Рисунки Г. Фитингофа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國家兒童
書籍出版局 1949年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出版



攻 打 冬 宮

著 者：薩 維 利 葉 夫

譯 者：司 徒 貞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發行

總管理處：北 京 東 單 二 條 三 四 號

營 業 處：北京 上海 西安 重慶
廣州 瀋陽 漢口 太原
濟南 福州 無錫

印刷者：青 年 印 刷 廠
北 京 鐵 獅 子 胡 同 十 二 號



1951年2月出版 1—15,000(京)定價人民幣4,100元

譯者序

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人類的歷史展開了一個新紀元。這個新紀元標誌着人類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標誌着幸福的開始，歡樂的初湧；標誌着帝國主義的必然滅亡，共產主義的確實勝利。

假若沒有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我們中國的偉大解放戰爭便不會這樣迅速地取得勝利，我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就不會這樣輝煌地把美帝的匪軍打得落花流水。

是的，十月革命具有非常偉大的意義，我們需要好好地學習這一段歷史。

「攻打冬宮」(Штурм Зимнего)所寫的就是十月革命這一段故事。原書一

九四九年由蘇聯的國家兒童書籍出版局出版，著者為薩維利葉夫(А. Савельев)。

原作文字簡潔生動，每句每節都引人入勝。插畫也很好，繪者為費金果伐(Г. Фетинг-гофа)。

勘誤：繪者為費金果夫(Г. Фетингоф)

譯者 一九五〇年

111X9-1

4422



定价：
人民币4,100元



列寧的信

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臨時政府」在槍聲工人、兵士及海員們的武裝示威之後，曾下令逮捕列寧。對於布爾什維克們，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如果他們逮捕了列寧，當場就會把他殺害的。布爾什維克黨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就要失掉了自己偉大的領袖。

無論如何，必須去救列寧的性命！

黨決定：列寧應該立即離開彼得格勒。

在七月十一日的晚間，斯大林到列寧那兒去了。他們商談怎樣辦才好。列寧坐到桌前，對着一面小鏡子，很快地剪起自己的鬍鬚，把鬍鬚完全都剪光了。現在，他很容易被人認識了。然後，他和斯大林就到車站去了。

當列寧坐到火車上，坐到最後一個車箱裏的時候

，車站的鐘正指着半夜。第三遍鈴響起來了。火車頭吼了起來。列寧從車箱裏走出，到後面的車台上去。火車走起來了。斯大林依然在月台上站着。他們只互相看了一眼，默默無言地告了別。車輪咕咚咕咚地響得越來越快。把火車帶進黑暗中去了。過了一分鐘，連那最後的車箱也不見影兒了。

列寧隱藏了有三個月左右。他住在離拉茲列夫車站不遠的茅屋裏。列寧和斯大林現在相隔有十公里，中間是森林和原野，是湖和沼澤。可是，他們互相之間依然保持着緊密的聯繫。列寧寫信，這些信秘密地送到彼得格勒，送到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斯大林那裏。斯大林有兩次到拉茲列夫去訪列寧。

列寧寫些什麼事情呢？他和斯大林談論些什麼呢？列寧所寫的是關於武裝起義的事情。列寧和斯大林商談工人與農人們反對資產階級，打倒反革命的「臨時政府」的起義計劃。

一九一七年秋天

列寧寫道：

「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因為：人民已經完全快陷於絕望了，而我們會給全體人

民一條可靠的出路……」

是的，人民的確是快到絕望的地步了。自人民推翻沙皇政權以來，已經過了半年了。可是，在這時期之中，人民的生活是否改善了很多呢？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當沙皇政權顛覆之後，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國各地，都成立了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人民的政權，它應當引導人民打倒資產階級，獲得最後的勝利。

可是，結果呢，在一開始的時候，革命的敵人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在蘇維埃中佔有多數的地位。

資本家們，由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幫助，竟把人民欺騙住了。他們把政權掌握到自己的手裏，代替了沙皇政府，而建立起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

這政府給了人民一些什麼呢？

工人們要求政府去控制工場主們，規定由工人監督工廠。可是，「臨時政府」並不這樣做——它擁護工場主們的利益。

農人們缺乏土地，他們要求地主把土地還給他們。可是，「臨時政府」對這件事也不同意——它是站在地主一方面的。

自一九一四年起，就開始了殺人流血的世界大戰，兵士們要求和平。「臨時政

府」也不聽從——戰爭對於資產階級是利可圖的，因此，政府就把它延長。

而戰爭拖得越長，工人和農人們就越加艱難和困苦，破壞和飢餓就越發厲害起來。

人民開始明白：對於「臨時政府」和支持這政府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是不能有所期待了。這個政府在使國家滅亡。

在這時候，人民學習了好多事情。半年以前，人民覺得最主要的事情是脫離開沙皇政權，其餘的就不用提了。可是，現在呢，人民却在實際中看出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是對的：主要的鬥爭是在將來，最主要的是由資本家政權之下解放出來。

工人、農民、兵士，成千成萬地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在從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佔有主要地位，可是現在呢，人民却把布爾什維克選進蘇維埃去，因為人民只信任他們。

到秋天，農民佔領地主土地的數目增加了許多。工人們捨棄了工廠中的工作，宣佈同盟罷工。兵士們拒絕執行軍官的命令，並且從戰場上逃走了……

列寧和斯大林看到了這一切。他們並且想：現在時不容緩，必須開始起義。

可是，爲了武裝起義能以成功，爲了這起義會給人民帶來勝利，必須對這種起義準備萬全。

在列寧走後不久，就召集了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曾經號召：「我們的戰鬥同志們，準備新的戰鬥吧！」斯大林指導着代表大會。第六次代表大會決定黨和人民實行武裝起義。

財寶

在一個沒有月亮的九月的夜裏，當城市中的一切都已經安眠的時候，在維保爾洛那一區中，在不見人煙的地方，有兩個人相會。他們之中的一個是愛飛克遜工廠的鐵匠，是個老布爾什維克。另一個是在這同一工廠中做火伏的。他們默默地，誰也不和誰講一句話，並着肩在沒有人的街上行走。

這兩個走路的人時時停住腳，並且傾聽着：沒有人從後面跟着他們嗎？可是，萬籟俱寂，並沒有任何人的腳步打破夜的寂靜。當看準了並沒有誰在追索他們，他們就又走起路來了。

他們在路上轉了灣，爬過了一道小牆。現在，鐵道的路基黑呼呼地擺在他們的眼前。在很遠的地方，朦朦朧朧地閃爍着一個個射擊兵的提燈；在遠處又浮現着信號柱的紅燈；電線好像在悲鳴着一般。

他們橫過了路軌。立刻更黑暗起來了：他們碰到了白樺樹叢。白色的彎曲樹幹在黑暗中顯出奇妙的輪廓來。

「我們找得到嗎？」

忽然火伏這樣問道。他還完全是一個年青小夥子，看起來幾乎是個少年。他去摸着自己的同伴的手。很顯然地，他在黑暗中害怕起來了。

那老頭很有信心地回答說：

「我閉着眼睛也找得到。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都是攜帶着一張紙的，一切的事情都記在上面了。」

他在殘株傍邊停下來了。

他忽然說：

「喂，費吉亞，顯顯你自己的本領吧。」

火伏把手按到嘴上，模倣火車頭的汽笛，大叫了三聲。過了幾秒鐘。從遠方傳來了三聲簡短的汽笛的回響。很快地就聽到在黑暗中有車輪的磷磷聲，馬的沉重的呼吸聲。有一輛運輸馬車就在那殘株傍邊停住了。有幾個人帶着鐵鉤和繩子，從車上跳下來了。

他們之中的一個問：

「進行得很順利嗎？還沒有找到財寶嗎？」

老頭兒笑着答道：

「財寶！怎麼會沒有財寶呢？還要更好一些哪！」

他在狹窄的，剛剛看得見的小路上，把那張紙打開，計算着，而且很自信地把全部都看過了。

「這就是記號！」

他忽然用手電筒的光指着樹說。大家都很清楚地看到了在樹皮上彫刻着的歪斜的「十」字。

「從這兒起，正好還有二十步。」

他又向前走了二十步。

老頭說：

「站下！把這兒掘開！」

於是，鐵鍬一下子都插到土裏去了。

土塊好像向四面八方飛一般，在脚下已經張開了一個很深的坑。

火俠嘆息着說：

「什麼也沒有。我們可以不用掘那兒了。」

正好在這時候，響起了鏗鏘的聲音：鐵鍬碰到什麼硬東西上了。

老頭兒很高興地說：

「就是它，就是它！」

他們從坑裏抬出來一個大箱子。打開了一塊板，有一隻步槍的槍口從板縫中突出來了。

老鐵匠催促着說：

「靈敏些，同志們，靈敏些吧！在天亮之前是必須弄好的。還有兩箱子沒有掘出來呢。」

有的人繼續掘土，其他的人就把箱子往馬車上抬。

火仗一邊幫助拉箱子，一邊感嘆着：

「哎呀，這麼重呀！現在資產階級可要不好過啦！」

在這沒有月亮的，九月的夜裏，愛飛克遜工廠的工人們就這樣去從土中掘出他們以前所藏起來的武器。他們在二月曾經把武器掘出來過，那就是推翻沙皇政權的時候。

在七月間，當工人、兵士、和海員們舉行反對「臨時政府」的羣衆武裝示威之後，「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就開始沒收工人們所有的武器；可是，工人們爲了未來的鬥爭

而把武器保存起來，把它藏到土裏了。這武器也就在土裏躺了整整三個月。

現在，工人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之下，準備新的決戰了。他們又需要武器了……

依照斯大林的指示，布爾什維克開始組織工人近衛軍的戰鬥演習。這種演習，這種軍事教練，都是在夜裏，在空地裏或是沒有人的小路上進行的。對於赤衛軍的指揮者則設有特別的訓練班，他們學習射擊和戰術。

可是，不僅僅是工人們——兵士和海員們也得要準備參加起義。在他們之間，特別是在兵士們之間，有許多人都不大明白事情的真相；對於他們，就需要解釋為什麼人民應該起來反對「臨時政府」。

最要緊的就是當發動起義的時候，要使兵士們跟工人們在一起，而不去反對工人。

布爾什維克要求每個工廠的工人都與駐在彼得格勒的某一團取得緊密的聯繫。布爾什維克在兵士之中進行宣傳，給他們出版特別的報紙。布爾什維克努力通過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把工人與兵士結合在一起。

到了十月初，關於起義的一切準備差不多都已經完成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列寧返回彼得格勒。





夜裏的會議

火車剛剛到市外的烏捷里納亞車站。旅客們急急忙忙地走下車來。突然他們被士官學校的學生包圍住了，並且開始檢查證件：士官學校的學生在搜尋列寧。

就在這時候，火車頭脫離了火車箱，很迅速地往後走去了。然後，它忽然停下了。從火車頭的狹小的階梯上，有一個戴着眼鏡的，身材不高的，白頭髮的人跳下來了。他把寬邊的黑帽子拉到自己的額頭上，很迅速地越過了鐵軌。

這就是列寧。列寧徒步行進城去，走向維保爾格區去。在那裏，黨已經給他預備了一所秘密住宅，這住宅是在聖浦索尼葉夫大街與謝

爾多博里街的拐角上，在九十二號甲的房子裏面。給列寧預備的只是一間屋子。在屋子的露台旁邊通有一個水槽。這東西很方便：當萬一發生危險的時候，就可以從水槽上溜下去，溜到院落裏。而在圍着院落的牆上，又特意弄壞了一塊木板：這就是「太平門」。一切事情都早就弄好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列寧就住到這所秘密住宅中了。

在第二天，列寧和斯大林見面了。這次的會見繼續了好幾小時。斯大林對列寧講述準備起義的進行情形。

而在十月十日的晚上，列寧在三個月的隔絕之後，又第一次去出席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

在這一晚上，天氣很不好。斜飛着寒冷的雨點。一陣急風吹來，無葉的樹木折倒到地上，打碎了人家的窗戶。天氣潮濕、寒冷、而陰暗。陰暗得在幾步之內就辨別不出人影來。

在那一天晚上，在沿着卡爾波夫卡河岸走的稀少的行人中，就沒有一個能想到：在這裏，在門牌三十二號的房子裏，布爾什維克們正在開會，他們現在正通過一個決議案，這決議案是要改造人類歷史的一切進程的。

列寧坐在屋子的一角，在一張小桌的後面，在火爐的旁邊。還和這些日子的情況